



奧斯特洛夫斯基原著
班達連柯改編

保爾·柯察金

新華書店發行

1133

保爾·柯察金

奧斯特洛夫斯基原著

班達連柯改編

烏藍汗譯

新華書店發行

書號：0723
保爾·柯察金

原著者：奧 斯 特 洛 夫 斯 基
改編者：班 達 連 柯
譯 者：烏 藍 汗
發行者：民 華 書 局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
(阜成門外北禮士街)

1—5,000〔京〕

一九五〇年十月初版

基本定價（乙）2.90

目 錄

保爾·柯察金	班達連柯
第 一 幕	
第一場 保爾·柯察金	(3)
第二場 朱赫萊	(14)
第三場 監 獄	(24)
第 二 幕	
第四場 在冬妮亞家裏	32)
第五場 前 線	(40)
第六場 暴動的陰謀	(51)
第 三 幕	
第七場 波耶卡站	(60)
第八場 病	(71)
第九場 尾 聲	(80)
獻給導演的幾句話	榮獲斯大林獎金的導演 高列沙耶夫·沙仁 (85)
再版的話	譯 者 (92)

人 物

保爾·柯察金：(簡稱保)

阿爾青：其兄。(簡稱阿)

克林加：保爾·柯察金的友人。(簡稱克)

薛爾蓋·勃魯札克：保爾·柯察金的友人。(簡稱薛)

娃蓮：薛爾蓋的姐姐。(簡稱娃)

保爾的母親：(簡稱母)

冬妮亞·杜曼諾娃：女學生。(簡稱冬)

葉卡捷麗娜·米海洛美娜：冬妮亞的母親。(簡稱葉)

麗莎：冬妮亞的女友。(簡稱莎)

費多爾·朱赫萊：水手，布爾什維克。(簡稱朱)

維克多·李士真斯基：中學生。(簡稱維)

蘇哈爾科：中學生，麗莎的哥哥。(簡稱蘇)

杜林尼克：四十多歲的工人。(簡稱杜)

梭羅門·西吉爾：理髮匠。(簡稱梭)

何麗絲娜·溪多秋：(簡稱何)

私釀燒酒的老婆子：(簡稱老)

捷涅克上校：彼得留拉的部下。(簡稱捷)

包包維奇：監獄的獄長，彼得留拉的部下。(簡稱監)

沙洛美加：哥薩克少尉，彼得留拉的部下。(簡稱沙)

副官：上尉，彼得留拉的部下。（簡稱副）

包良尼容：獄卒。（簡稱包）

查基：紅軍戰士。（簡稱查）

謝利達：紅軍戰士。（簡稱謝）

麗達·烏斯金：共青团員。（簡稱麗）

車爾文斯基：工程師。（簡稱車）

奧達爾卡：女廚子。（簡稱奧）

冬妮亞的丈夫：（簡稱丈）

逃工：（簡稱工）

達雅·秋昌：（簡稱達）

博士：（簡稱博）

尼柯卡：小孩子。（簡稱尼）

紅軍戰士、彼得留拉士兵、共青团員等數名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 保爾·柯察金

秀彼多夫卡鎮。長滿白楊和垂柳的池塘畔。保爾把着魚竿坐在小橋上。從叢樹後面傳來短短的三聲口哨。保爾回過頭來，但是振動的浮標又使他把住魚竿，悄聲靜氣地挨靠在那裏。口哨又響了一遍。一個白毛孩子從叢樹裏探出頭來。他和保爾·柯察金同歲，是他的朋友薛爾蓋·勃魯扎克。

薛爾蓋 小保爾……小保爾……

保爾 小聲點……小聲點……別噪吵……你沒看見，咬鉤呢麼……（挑起魚竿。魚鉤上沒有一點東西。）可見你來啦，撓的，還是遠點滾開，去吹哨吧！

薛 去就去唄！那你就別問我啦……自己在這兒坐着吧……咱領槍去。

保（跳起來。一把捉住了走開的薛爾蓋。）慢走……你去領什

麼槍？

薛 放我走……

保 你若是不說……我就不放……

薛 我就不說……我本來想要拿朋友的資格告訴你，跑得呼哧亂喘……你倒像個太爺似的，釣上魚啦。

保 得了，够啦……算了吧……朋友，我再也不這樣了……，你倒是馬上來火啦。什麼槍？

薛 鎮裏發槍呢，有兩萬枝，還有手榴彈，還有子彈的。

保 胡扯！

薛 天理良心。克林加告訴我的。他已經弄來一桿，又領第二桿去了。

保 可是誰發的呢？

薛 部隊裏的人。

保 胡扯吧？

薛 天理良心。

保 在那塊？

薛 對着學校，在一個莊稼人的倉庫裏藏着，還是沙皇當權時代留下來的。他們分發了好，不要叫德國人弄去。

保 哪些德國人？游擊隊隊員們不會叫德國人到咱們這兒來的。

薛 這還是奶奶告訴咱倆的呢。

保 可是我告訴你，不會讓他們來的，要不又何必組織部隊呢？難道臨退走以前還不打一陣嗎？

薛 克林加說，槍砲發了一夜，現在只剩下一些空箱子，差不多都分完啦。

保 怎麼能够都分完呢？那咱們呢？你怎麼早不說，唉……熊貨！

薛 那麼這麼半天我跟你說了些什麼呀？

保 走吧……二……開步跑。（跑了）

阿爾青（和朱赫萊上）哦，你既然不願到我家去，咱們就在這塊談談吧。你怎麼想起回到咱們鎮上來啦，還偷偷摸摸的呢？

朱赫萊 阿爾青，若是你能不向外人講的話，我就全都告訴你。

阿 我這人，根本就不好多講話。我不強制你……你也可以不對我講。

朱 阿爾青，你是咱們自己人，我信得着你。咱們的部隊今天還要往遠開，去配合別的紅軍隊伍。若想打斷德寇的狗腿，咱們的力量還不够。所以只有走開……把我留下來，是爲了破壞德寇的情緒。你，看在老朋友的交情上，應該幫我個忙。

阿（小聲地）你怎麼，也變成黨員啦？

朱 可是你……不打算參加嗎？你應該……

阿（迴避地）費多爾，你該知道，我對於這些黨派的認識淺薄得很，但是你如果需要我的幫助，我在什麼時候都願意効勞。你可以指望我的。

朱 這就得謝謝你了。我知道你是個好人，阿爾青，可是談起黨來，看你火頭還是不够。沒關係，現在這種時候，很快就會學好的。

阿 走着瞧吧。究竟需要我幫助幹什麼呢？

朱 第一，你先幫我找個事做，或是當鑄盤工，或是幹機械工。但是要接近技術工人。第二，你要替我找間房子，最好能管吃管住。

阿 房子問題好解決。過一會咱們走時，我把你領到佐朱里哈家去……她的丈夫是個轉轍手……可是後來被火車給……給壓死啦……她一定能高興……不過找事……

保爾拿着槍跑上。

阿 小保爾！你從那兒弄來的這桿傢使？

保 從小米莎·列甫秋果夫手裏搶來的呀！

阿 馬上送回去，還給人家。

保 他已經有兩桿了，還要這些幹什麼？

阿 那麼你要它幹什麼？（從保爾手裏把步槍奪過來扔到池塘裏）保爾，你已經不是個小孩子了，要知道：武器不是好玩的。用不着嘛！現在這種傢伙能要人的命。往後你可別瞞着我，要是帶到家裏被他們翻出來的話，首先就要把我先給槍斃。現在正是風聲吃緊的時候。明白了沒有？

保 （徹底被侮辱地）沒有，沒明白。

阿 保爾，今天饒了你，如果再幹的話，那就怨你自己好了！（向朱赫萊）這就是我的弟弟，保爾。（向保爾）你說過你們發電廠裏有個技師病了。明天你問問他們要不要再僱一個內行的人來代替他？

保 你自己去打聽吧，我不管。

阿 小保爾，我告你，你別在這兒玩花招。

朱 哦，沒關係……明天我去，我自己和廠長談一談。（走到保爾跟前，把手搭在他的肩頭上。）保爾，你這次先幫我個忙……將來有一天，你也會需要我的。和我交朋友不會吃虧的。

保 （低着頭，翻了翻眼睛。）我們需要個技師。昨天，因為技師

鬧了傷寒病，連機器都停了。廠長跑來跑去，想找個人代替他，可是一個也找不到。他又不敢單靠火夫一個人來辦這事情。

朱 哦，這就好辦了。那麼說，你一定會幫我的囉。（伸出手來）

保（把手伸給朱赫來）你明天來吧，我很快就給你辦妥。

阿（微笑地）這就好了，事情差不多都辦完了。費多爾，咱們上佐朱里哈家去吧。（下）

保爾弄好了魚鉤，甩出魚竿，坐在小橋上。多妮亞上。

多妮亞 難道這兒也能釣到魚？

保（生氣地回頭瞟了一眼，哼了一聲。）

冬 咬鉤了，你瞧，咬鉤了……

保 唉！恐怕什麼東西也不會釣上來啦！那股風又把這個傢伙吹來啦！（向多妮亞）您吵什麼？這麼叫喚會把魚吓跑的。

冬 牠們一看見您這副尊容，早就吓跑了。再說，誰在白天釣魚呢？嗨，真是漁夫的不幸啊！

保 啊，小姐，還是請您走遠點！

冬 難道說我打擾了您嗎？哦，請不要生氣。我發誓；我靜靜地坐在這兒，決不說話，只是看看，可以嗎？

保 嗯，您高興，您就看吧。我不可憐這塊地方。

蘇哈爾科（拿着魚竿和維克多·李士真斯基同上。他們望見多妮亞，沒有注意到保爾。低聲地）這是個黃花少女，本地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她的。我鄭重地告訴你！她是十足浪漫的。她在基也輔上學，六年級。暑假到她爹這兒來啦。她爹是這裏的林務長。她認識我的妹妹麗莎。我還給她寫過一封情書。

哪，你可要知道，我在這封情書裏用的都是美麗的詞句，我說我是不顧一切地狂愛着她，我說我的心忐忑不安期待着回信……

維克多 那麼，她回信怎麼說呢？

蘇 你覺得，她先要裝裝娘娘。她說，別浪費紙張啦。開始都是這樣的。我對於這事是內行！

維 你給我介紹一下好嗎？

蘇 好吧，來。您好嗎，杜曼諾娃小姐。（冬妮亞點點頭）您在這兒釣魚嗎？

冬 不是的，我在這兒看別人釣魚呢！

蘇 您不認識吧？他是我的朋友維克多·李士真斯基。今天您自己為什麼不釣呢？

冬 我沒有帶魚竿來。

蘇 您用我這根魚竿吧，我再去取一根來。

冬 不用，不用，那樣我們會打攪別人啦。這兒已經有人在釣呢！

蘇 打攪？誰？呵，就是這個傢伙呀。哦，我兩下子就叫這個小子土豆搬家。

維 蘇哈爾科，不要這樣，別惹禍。還是保爾·柯察金——打架專家。

蘇 喂，趕快把魚竿收拾起來，快點，快點。

保 你別嚷嚷。吼什麼，小心點要捲簾子。我也會打架呀！決不次於你。

蘇 什麼？看你這個小樣吧，還敢頂嘴。滾開。（使勁用腳踢飛了裝滿蚯蚓的鐵罐）

冬 蘇哈爾科，您怎麼不知道害臊呀！

保 呵，這樣嗎，給你！（一拳打過去）

蘇哈爾科跌進水裏。

冬 真好呀，真好！

蘇 （水淋淋地從水裏爬上）好，敢打我？臭要飯的。（向保爾撲過去）

冬 （迅速地站到保爾和蘇哈爾科之間）蘇哈爾科，趕快住手。聽見了沒有？

蘇 （向保爾）我不能白白地饒過你，將來再算帳。維克多，咱們走。

維 再會，小姐。

他們二人下。

冬 喂，您怎麼像個傻子似地獸着呀？可以在這兒坐下，您高興的話，我們可以隨便談談。

保 我和您又能談些什麼呢？

冬 告訴我，您姓什麼？

保 別人叫我小保爾·柯察金。

冬 我叫冬妮亞。我們現在就算相識了。別人都稱您小保爾？小保爾？爲什麼叫小保爾呢？這個聲音不大好聽，還是叫保爾吧！我將來就是這樣稱呼您，可以嗎？您常常到這兒來嗎？

保 不，不常來，有閒空時才來。

冬 您在什麼地方做事嗎？

保 我在發電廠當火夫。

冬 請您告訴我，您從那兒學得這樣善於打架呢？

保 您何必管我打架呢？

冬 柯察金，請您不要生氣。我對於這事情很感興趣。這一拳打得真好。可是打人的時候不能這樣不留情呀！

保 怎麼，您可憐他嗎？

冬 不，不是的，我一點也不可憐他。蘇哈爾科挨打是自作自受。我倒對於這場戲頗感興趣。聽說，你是常常打架的。

保 誰說的？

冬 哦，維克多·李士真斯基就說過，說您是打架的專家。

保 維克多那個小白臉子，壞蛋一個。應該讓他來謝謝我，因為沒有揍他。我聽見他背後是怎樣講我的，不過沒有動手罷啦。

冬 保爾，您為什麼要這樣罵人呀？這多麼不好啊。可是您為什麼這樣地恨李士真斯基呢？

保 硬裝男人的小姐，地主的少爺，他們根本就沒有人心。我見了這些人，拳頭就癢癢。他們總想在別人的腳指頭上踩兩腳，因為家裏闊有錢，所以他們做什麼都行。這種人只有用拳頭來教訓，好叫他們別臭美。

冬 您上過學嗎？

保 上過，不過被開除了。

冬 為什麼？

保 因為復活節時，我在牧師的發麵裏撒了一些煙絲。

冬 你這樣做，又是為了什麼呢？

保 這個牧師很壞，受他管就沒法子活。有一天我在聖經課上問他，為什麼高年級的老師說地球已存在幾百萬年，不像聖

經上那樣說——僅僅五千年呢？他就兩手撐住了我的耳朵，使勁地往桌子上碰。我就因為這事在發麵裏給他撒上了煙絲。

冬 後來就再也沒有上學嗎？

保 沒有。從那以後，我就開始做工了。就是唸下去的話，那個可惡的牧師也不會叫我過好日子。

冬 您喜歡看書嗎？

保 喜歡得很。

冬 您看過的書中，最喜歡那一本呢？

保 〔求斯巴·佉里巴的〕。

冬 〔求斯璧·佉里巴的〕？

保 對啦，對啦，求斯璧……

冬 您很喜歡這本書嗎？

保 嗯，很喜歡。我看到六十八卷啦。每次工錢一到手，我就買它五卷。佉里巴的那個人……真是個英雄好漢，我最喜歡這種人啦！他跟敵人打過多少次仗，但他總是要勝利的。他走遍天下。嘿，現在他若是還活著的話，我一定要跟他去。他專收手藝人作他的同夥，他總是替窮人家打仗。（略頓）我很愛看書。

冬 您的頭髮為什麼這樣亂呀？您從來就沒有剪過梳過嗎？

保 它長得長了，我就把它用剪子剪剪，除了這麼做以外，我還能怎麼辦呢？

冬 （爲保爾梳頭）別忙，別動彈……現在完全是另一種樣子了。頭髮是應當剪得漂漂亮亮的，否則您簡直像個饑子似地東

跑西頭。

保 (聽見汽笛聲) 啊呀,我得上班去啦。我真是嘮過鐘點了,還得去燒鍋爐呢。達尼魯非『火了』不可。

冬 您怎麼說的,『火了』,這是什麼意思?

保 呸,『火了』就是……呸,一句話……就是『火了』。

兩人同笑。

保 好吧,再見。現在我得拚命往鎮裏跑了。

冬 我也應該回去啦。我們一道兒走吧。

保 哦,不要吧,您不是我的對手。

冬 爲什麼呢?我們一道兒賽跑好啦,看誰快,誰能把誰趕過去。

保 比賽嗎?您往那裏擺?

冬 試試吧!呸!一……二……追吧!

她跑了。保爾追上去。

全 暗。

漸漸亮了。

仍是前景。天慢慢黑了。沉思的冬妮亞站在樹旁。保爾從斷崖後出來,立到她的身邊。冬妮亞一驚,害怕地回過頭去。保爾穿着一身新襯衫。

保 怎麼,把您吓着了嗎?我不知道您在這裏,所以也沒注意。

冬 您可來了,這些日子您淨到什麼地方去啦?您也真好意思。

爲什麼不來釣魚呢?您就是這樣地說了不算話呀?

保 這幾天我在火鋸工廠裏做工,沒能來。

冬 我還認爲您能來呢!(略頓)保爾,請您到我家來玩吧,來吧,